



艾比斯之梦

アイの
物語

(日) 山本弘——著

张智渊——译

Hiroshi Yamamoto

中日美三国亚马逊全五星好评！
最受中国读者关注的日本科幻作品！
幻象文库经典呈现

日本科幻大师
山本弘代表作

媲美阿西莫夫
机器人系列

科幻版“天方夜谭”
千万读者读之潸然泪下

冰冷的钢铁之心，却传达了最令人心动的真挚情感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比斯之梦

(日) 山本弘 著 张智渊 译

AI NO MONOGATARI

© Hiroshi YAMAMOTO 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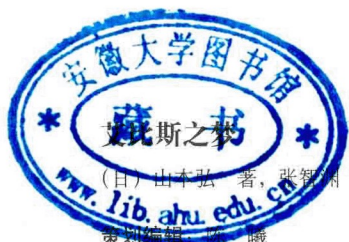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6 by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艾比斯之梦 / (日) 山本弘著; 张智渊译. — 2版.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133-1763-4

I. ①艾… II. ①山… ②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6115 号



幻想文库

(日) 山本弘 著, 张智渊 译

策划编辑: 陈一曦

责任编辑: 陶凌寅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二版 2015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763-4

定 价: 36.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 | | |
|-----|-----------|
| 1 | 楔子 |
| 6 | 中场休息 一 |
| 16 | 宇宙尽在我指尖 |
| 46 | 中场休息 二 |
| 51 | 令人雀跃的虚拟空间 |
| 76 | 中场休息 三 |
| 81 | 镜中女孩 |
| 107 | 中场休息 四 |
| 113 | 黑洞潜者 |
| 138 | 中场休息 五 |
| 145 | 正义不打折的世界 |
| 173 | 中场休息 六 |
| 178 | 诗音翩然到来之日 |
| 277 | 中场休息 七 |
| 288 | 艾比斯之梦 |
| 389 | 中场休息 八 |
| 409 | 尾声 |

楔子

那是我看过的机器人当中，最美的一个。

当天色从火红的金黄逐渐变成深海的靛蓝，它展开巨大的翅膀，悄然无息地从天而降。我一开始以为只是乌鸦，但是不祥的轮廓突然变大，倏地变成了身负滑翔翼的人影。对于以为终于甩掉追兵的我而言，那就像是死神毫无预警地造访似的，令人不寒而栗。

它在大楼间优雅地滑翔，到了距离地面五米左右的高度和翅膀分离，勾勒出漂亮的抛物线后落下。身穿玫瑰粉和淡黄色套装的流线型机体在半空中旋转了一圈，一头红发如火焰般随风飞舞。我伫立原地，霎时忘了恐惧，被那美丽的动作深深吸引住。那家伙在我眼前着陆于一辆停在路上、锈迹斑驳的旧巴士车顶，砰的一声，发出响彻废墟的撞击声响，巴士的车顶瞬间凹陷。它筋骨柔软地弯曲全身，吸收冲击力道，被舍弃的翅膀因循惯性，摇摇晃晃地继续滑翔，坠落在我身后。

几世纪前，当人类文明昌盛时，这个城市人称“新宿”。如今无人

的建筑林立，一副随时都会颓圮的模样，玻璃窗几乎悉数破裂，残破不堪的广告牌上文字已难辨识。两旁耸立着阴暗大楼，墙面上爬满了藤蔓令人联想到峡谷的街道，也丧失道路的功能已久；杂草从柏油路的裂缝中探出头来，欣欣向荣地呈网眼状，腐朽坍塌的广告牌残骸四处散乱。

我在这样荒凉的地方和那家伙相遇了。

那家伙以开始攀上西方天空的银色猫眼月亮为背景，蜷缩着身子，然后缓缓地站了起来。动作如行云流水，没有多余。虽然体态和人类别无二致，但一眼就看得出来，那是机器人。

人类不可能这么美丽。

那机器人穿着长靴踏在巴士车顶上，仿佛夸耀自己的美丽般抬头挺胸、右手叉腰，以人类的姿态昂然挺立。那家伙的外表看起来约模人类的十八九岁，火红的头发上戴着防风镜，上头安装了像是蜻蜓复眼般的半球形镜片；脸上有火焰状的刺青图腾，左手握着长长的金属棒；丰满的胸部以及纤细的楚腰到大腿的线条，并不会过度性感，却形成堪称艺术的绝妙曲线。虽然覆盖了像是赛车服般有光泽的双色人造皮，但是从脖子到胸部及两侧腰部都大胆地裸露——不，“裸露”这种形容并不恰当，看似肌肤的部分肯定也是柔软的人工材质，是这家伙的部分机壳。

“说书人。”

那家伙少女般天真无邪的脸上，露出了带有几许挑衅意味的笑容，以不带任何感情的悦耳嗓音，叫出我的绰号。

“我找你好久了。”

话一说完，她便以空中漫步的动作，身手矫捷地纵身跃下巴士，站在龟裂的柏油路上。

她的身高和我差不多。这时我的身体终于恢复知觉，立刻抛下沉重的背包，握紧手中常用的棍棒，全神戒备。

许多人认为机器人坚不可破。确实，以人类的力量无法破坏大型的作业型机器人。但是，小型的机器人和真人大小的机器人却是可能破坏的，只要不被对方抓住就有胜算。以沉重的钝器予以痛击，薄薄的塑料机壳就会破裂；而用双腿行走的机器人，只要身体冲撞就会倒下。更好的做法是瞄准关节。我的擅长技是先破坏摄像头，夺走它们的视觉，然后攻击膝关节使其摔倒，最后一棒戳进盔甲的缝隙，给予致命的一击。至今我已经以这种做法破坏了几十台机器人。

而且，这家伙显然是内骨骼机种——只拥有柔软机壳的机种——虽然看起来运动性能相当优异，但是不堪一击。这样的话，我应该打得倒她。

“我并不打算和你动武。”

那家伙看到我充满敌意的姿势，伸出右手微笑着说道。沉稳的语调和她的态度并不搭调。

“我只想和你聊一聊。”

我当然不相信。那家伙前来追缉偷窃粮食逃跑的少年，然后却说“我只想和你聊一聊”，鬼才相信。

我一咬牙，一个箭步上前，用棍棒戳向那家伙的脸部。照理说一击就能破坏一个伪装成人类眼睛的摄像头，但惊人的是，那家伙避开了我的攻击。她一面后退一步，一面使自己手中的棍棒旋转半圈，轻轻地拨开了我的棍棒，动作无比流畅。

我畏缩了一秒钟，旋即再度展开攻击。我试图打烂她的头部，一再地挥舞棍棒。然而，那家伙面露微笑，将我的每一击打了回来，仿佛我和她之间有一道隐形的墙，令我无法从某个距离进一步攻击。锵、

锵、锵锵……金属棒互打的声音在空荡的废墟中回响，我的手渐渐麻了起来。

我恍然大悟。这家伙不是一般的机器人。她是战斗型机器人。我若不使出浑身解数就打不倒她。

“看招！”

我高喊着冲上前去使劲敲打，棍棒又被四两拨千斤地架开。但是，那一记攻击是假动作。那家伙的棍棒挥向她的右手边，我立刻弓身往同一个方向绕行，让头贴紧对方的棍棒，然后从棍棒的正下方钻过。这种差距即使她垂直往下打，我也不会受到半点损伤。那家伙要收回棍棒再度击打，需要几分之一秒的时间，而我打算比她抢先一步，从背后瞄准她的膝关节，给予重重的一击。

但是，我水平挥舞的棍棒却落了空。那家伙跳起来了。难道她看穿了我的攻击？！

她不只是跳起来，还在空中轻盈地后空翻，再从我头顶上飞踢而来。霎时，那家伙头下脚上，脸上的愉快表情深植入我记忆里。我顶多只能往旁一跳避开。

那家伙着地的同时，又一记回旋踢过来。我勉强避开那一脚，她的棍棒接着飞过来。我一避开那一棒，她又是一踢——我连反击的余地都没有，只能狼狈地一再后退。

恐惧感袭上心头。这家伙的动作是怎么做到的？！既不像是机器人，也不是人类，那是一种超越物理法则、速度快到吓死人的优美动作。她熟知自己的机体能够做出什么动作，完全引导出所有潜力。

我的右脚此时卡进了柏油路的裂缝。说时迟那时快，她朝动作迟缓的我画出红色的弧线，一记回旋踢飞了过来。虽然不是直接击中，但我手中的棍棒已随着冲击力弹飞，我向后倒去。

右脚踝传来一阵剧痛，我发出无声的尖叫，在柏油路上按住脚缩成一团。这种疼痛——难不成骨折了？

“你受伤了吗？”

我抬头一看，那家伙停止在高高举起棍棒的姿势。我因为痛得要命而无法回答，纵然心中还想逃，却连站都站不起来。

那家伙慢慢放下棍棒，在我身旁蹲下，观察我的脚。我出拳想痛殴那家伙的侧脸，但是她轻轻接住了我无力的拳头，语气柔和地低声道：

“我刚才叫了急救队。你别逞强乱动。反抗对你没好处。”

热泪扑簌簌地从我脸上滚了下来。之所以掉泪，一半是因为痛苦，一半是因为悔恨。

因为我被机器人逮住了。

中场休息 一

我被留置在位于和新宿有一小段距离的某栋建筑物内。人形机器人将我绑在担架上，用无人驾驶的直升机载运。

我一面受到剧痛折磨，一面感到害怕。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殖民地的大人每晚都恐吓我被机器人抓住的人类会有什么悲惨下场。比如被活生生剥皮、以酸性液体溶解身体、被改造成机器身体、切开头颅电击大脑、被洗脑……我是被吓大的。

小时候的我照单全收，然而到了十几岁，批判精神顿时萌生。事实上，在殖民地的大人当中，没有人亲眼见过人类被机器人严刑拷打的现场。话说回来，看到那幕景象的人也不可能生还。

我在各处殖民地奔走的过程中，也知道有好几人虽然被机器人囚禁，但还是平安无事获得释放。他们不愿诉说自己的亲身经历，因为连他们自己也对于可恨的机器人救了自己感到困惑；如果对机器人发表善意的言论，难保不会被所有人排斥，所以只能含糊其辞地草草带

过。然而，好像没有人被进行人体实验或洗脑，姑且不论过去如何，起码在现代，那种事情显然只是单纯的传说罢了。

再说，如果机器人有意的话，人类应该老早就被逐出地球了。大概是因为人类的数量锐减，对于机器人而言早已构不成威胁，因此没有必要杀害或控制人类。顶多是运送列车偶尔遭到人类袭击，被抢走粮食或日常用品而已，但不会遭受更大的损失，所以他们对此置之不理。

话虽如此，我心中的不安并没有消失。那个少女身形的机器人显然知道我是谁而追缉我。她究竟找我有何事？打算拿我怎么办？难不成是把我视为稀有的人类样本而抓的吗……

我没有被解剖。医疗型机器人在全白的房间内检查我的脚（我第一次看到只有在小说中看过的断层扫描 CT 机），给我看立体显影照片，告诉我不是骨折，而是脱臼了；它把我的关节接回原位，在脚踝涂上黏稠的白色液体。液体发泡膨胀，从脚跟包覆到小腿，马上凝固了，机器人在上面缠上绷带固定，告诉我静养几天就能走路。虽然我很不甘心，但是疼痛真的消退了不少。

一治疗完毕，和人类长得一模一样的护士机器人就以温热的布，仔细地替我擦拭脏兮兮的身体，帮我穿上像纸一样薄的内衣裤和睡衣，然后将我抬到另一个房间，让我躺在床上，以铁丝固定住脚。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躺在这么干净柔软的床上。墙上以风景画装饰，桌上甚至放着插了假花的花瓶。机器人不可能需要这种房间，所以大概是替抓来的人类布置的。室温也以机器调整控制，环境舒适。只是身体和精神都极不自由。因为打了石膏的缘故，无法自由起身，看来在脚痊愈之前，是没办法逃跑了。

窗外的天色已经全暗，我也心情黯淡地躺着。有人打开了门，那个红头发的机器人走了进来。我吓了一跳，但是无法起身，只能默默

看着那家伙以流畅的动作靠了过来，坐在床旁边的透明立方体形凳子上。她的手上拿着我的背包。

“消痛了吗？”

那家伙一丢下我的背包，马上像女人一样跷起脚，一只手肘靠在膝上，身子稍微向前倾，十分感兴趣地盯着我的脸。火焰状的刺青不太适合那个天真无邪的表情，但她的瞳孔有如夏日晴空般清澈湛蓝。

从这个距离，我能够清楚看见她从套装侧面露出的腰部，以及从胸口露出的酥胸。我止不住心跳加速，却努力告诉自己：那只是单纯的橡胶或塑料的机壳。但是那皮肤的质感和人类一模一样，像到令人惊讶、难以摆脱错觉的程度。

除了感到困惑之外，更增添了疑问。我能够理解护士机器人必须和人类长得一模一样，但是，战斗型机器人为何必须和少女长得一模一样？丰满的胸部有何作用？

“你可以叫我艾比斯。”

机器人指着自己的脖子说。她的脖子上戴着塑料制的粗项圈，上头刻着“IBIS”。和她对打时浑然忘我，竟没有注意到原来套装的侧面也有一样的字。

“你不必防备我。”

那家伙脸上流露出令人惊讶的自然笑容——自然过头反而显得不自然——以怡然自得的语气说。

“我没有要伤害你的意思。”

我别过发烫的脸，面带愁容地注视着石膏。

“把我打成这样，还说你没有要伤害我的意思？”

“挑起战端的人是你吧？再说，我出的招式应该都是被动的。我还考虑到你的速度和技巧而放了水。”

那家伙的说话口吻简直像是姐姐在哄弟弟一样。

“你的意思是，你不是来真的吗？”

“如果我全力作战的话，你在一开始的几秒钟内就会没命了。我只是想让你认清我们之间的实力差距，使你屈服而已。你的伤势是意料之外。”

我的自尊心受伤，也慌了阵脚：“胡说八道！”

“我懂你会那么想的心情，但这是事实。如果不服气的话，等你的伤好了，我们可以再打一场。我保证就格斗技术而言，你绝对赢不了我。”

我不甘心地闭上嘴巴回想那场格斗，不得不承认，这家伙确实游刃有余。我对于自己的棒术不太自信，但是经过修炼，自认为已有相当程度的本事。但是，这个机器人却一口断定我比不上她……

“你用不着自卑。”艾比斯像是看透了我的心声似的说，“我是为了战斗而打造的。所有的身体机能都为了战斗而优化，不同于以自然进化而生的人类。我花费在战斗模拟上的时间，也比你的人生长了几十倍。人类赢不了我是理所当然的事，能够赢我的，只有其他机器人。”

“……别再做出那种表情！”

“啊……”

“那种笑容。很刻意。别模仿人类！”

“那，你是希望我这样啰？”

艾比斯突然变得面无表情，挺直背脊，动作生硬地开口说：

“我是，机器人。主人，有事请，尽管，吩咐。”

说完她马上恢复原本的表情，调皮地对我微笑。

“这样你也会觉得我在调侃你吧？我确实没有人类的情感，我只是在扮演人类。就连这种表情，也并非表达我内心的情绪，而是受到控

制，用来带给人类好印象的。它是一种用来沟通的接口——你注意到这个眼睛了？”

艾布斯指着自己的眼睛。

“这不是真的眼睛。”

这一点我好歹也知道，就摄像机的镜头而言，那种天蓝色的瞳孔很不自然。

“没错，我的摄像头在这里。”她指着戴在头上的防风镜镜片。“看着你的是这里。看起来像人类眼睛的东西只不过是装饰品。”

话说回来，护士机器人的耳朵上也戴着安装镜头的耳机。

“让一样装置兼具摄影机和接口两种功能并不合理。可是，这是必须的接口。好像有句成语叫……‘眉目传情’，对吧？”

我不耐烦了。“你想说什么？”

“既然我的表情和语气不表达我的情绪，用带给你好印象的方式沟通会比较好。所以，请容我用这种表情、这种语气说话——”

艾布斯在一旁的背包内摸索，像是故意做给我看似的，依序拿出了面包、罐头、香肠等。

“这是你偷来的东西吧？”

“……为了生存，我不得不这样做。”

“嗯，我明白这对于人类而言是必须的行为。”

令人意外的是，她没有进一步责备我。艾布斯又扯出了塑料的防水袋，里面装着我爱用的电子书，封面是蓝色的太阳电池，已经使用了十多年，但是从没故障过，性能良好。除此之外，还有装了超过四十张记忆卡的塑料盒。

“我没有恶意，但是我刚才检查了一下记忆卡的内容。”

“里面应该没有违法的数据。”我不悦地说。

记忆卡的内容，几乎都是我从各处殖民地还在运作的数据库下载的数据。一张记忆卡储存了几千部电影、几万本书，所以我的收藏本身就是一座小型的移动图书馆。

我跑遍各地的殖民地，讲述故事给人们听已经好几年了。令人无法置信的是，据说从前有一段时期，人类的识字率近百分之百，但是如今像我这样识字的人类反而是稀有动物。所以，说书人无论在哪个殖民地都受人欢迎。白天说着冒险和充满神秘、令人兴奋的故事给孩子听，说着浪漫的爱情故事给女人听；入夜后，就说成人故事给男人听。记忆卡中也储存了许多从前的电影和电视剧，所以在有投影机的殖民地也能举办影片欣赏会。大家对于过去繁华的文明——人类身为地球统治者时代的故事——都惊叹不已。

“嗯，全都是旧小说和电影，著作权在八百年前就到期了，你讲这些故事给大家听也不违法。话说回来，最近几乎没有人在意著作权了……”

“那，有什么问题呢？”

“请别误会。我只是听说过你，对你感兴趣而已。”

“感兴趣？”

“你搜集的故事主要是二十世纪后期到二十一世纪前期。”

“因为那是人类最辉煌的时代。”

我立刻回答。虽然阅读过不少历史，但最吸引我的，终究还是“最后的一百年”。自一九四〇年代至二〇四〇年代为止的一百年左右——从第一台电脑诞生，到人类被计算机超越的时代。人类在那一百年内，达成了飞跃式的变革，远超过在那之前几千年的历史。制造原子弹、使电视普及、将人送上月球、以计算机网络覆盖地球。在好几场战争中互相夺走几亿条人命的同时，又以许多的爱产生了几十

亿的生命。地球上人满为患，他们以惊人的速度浪费资源，改变了地球的面貌。砍倒许多树、逼得许多生物绝种、兴建许多高楼大厦；拍摄许多电影、写了许多故事，上演数不清的悲剧和喜剧。

然后创造拥有意志的机器人，并且输给了它们。

“你对二〇四〇年之后的时代没兴趣吗？”

“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在你搜集的故事当中，没有半部二〇三九年之后的新作。”

“那些东西在任何一个殖民地都被视为禁书，几乎全被销毁了。”

“联上我们的网络明明随时都能够下载。”

“你说你们的网络?!”我嗤之以鼻，“别开玩笑。明知道只会看到机器人的宣传品，笨蛋才会联上你们的网络!”

“其中也保存了许多人类创作的作品。”

“反正都篡改成了对你们有利的内容吧?谁会上那种当啊!”

“是喔。”

艾比斯露出了有点悲伤的表情——正确来说，是在脸部显示出看似悲伤的表情——试图动摇我。

“你果然也和其他人类一样，不肯倾听真相。”

“我不肯听的是你们说的‘真相’——好了，你事情办完就快滚吧!”

“不，我的事情还没办完。”

“你说什么?你不是说，你只是有话想问我吗?”

“正好相反。我有话想对你说。”

“所以，你要我听你说你们的‘真相’?”

“不，”艾比斯举起手，制止我说下去，“我不会说真正的历史。”

“你说什么?”

“我发誓，接下来绝对不会告诉你关于人类和机器人之间真正的事实。”

“为什么？”

“因为你不想听。我不想逼你听你不想听的内容。我想让你听的是虚构的故事。”

“虚构的？”

“没错。那些没有储存在你的记忆卡中、你大概也不知道的故事。这不是机器人写的。是在拥有自我意识的真正人工智能（AI）诞生的很久之前，人类在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期写的故事——这不会犯你的禁忌吧？”

艾比斯不知从哪里拿出新的记忆卡，在我面前用指尖轻快地玩弄它。

“如何？不想听听吗？”

艾比斯顽皮一笑——她是从哪里学到这种表情的？那种像小恶魔般的笑容，以及夹在纤纤玉指中的银色记忆卡，都令我嗅到了陷阱的气味。

“为什么要让我听那种东西？”

“因为我想让你听——第一次见面时，我说过了吧？我说：‘我只想和你聊一聊。’”

“为什么想让我听？”

“因为它们是好故事。”

“你只是为了这么做就四处追缉我吗？”

“是的。”

“那借给我。我自己看。”

“不，我要念给你听。”